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平金川 第十二回 雪山祖師計設水火霧 癩頭和尚巧造地行車

卻說雪山祖師聽了遮山鷹的說話，勃然大怒，決意下山來敵清兵，便點齊手下徒眾，同來青海。原來雪山祖師除十二個大徒眾之外，尚有小徒弟數百人，都是走獸等類。當日一同來到營中，葛爾丹親自出去迎接。葛爾丹道：「弟子喪師失地，重勞祖師遠涉，實在抱歉之至。」祖師道：「清營如此無禮，故我特來會他一會，定要報仇。」說罷，向各處看了形勢，於要路伏下三處精兵，都是他的小徒弟，教以法術，如遇清兵過來，不要與他戰，念動口訣，自然見效，不表。再說清兵追到青海，知葛爾丹已紮營立寨，只得再商破敵之計。大將軍便傳探子去探聽地勢，探子回報，此處離金川營共八十里，中間只有三條路可以過去，兩條是小路，一條是大路，大將軍叫由大路過去。雲穀子道：「此處地勢兇惡，慮有伏兵。」大將軍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們分路進兵。」使何必正掌中路，明月子掌左路，清風子掌右路，一齊到金川營面前取齊。商議已定，即日追兵。

且說何必正帶著兵丁，向中路進兵，覺著有些蹊蹺，忽聽山頭一聲鑼響，叫道：「蠻子蠻子，你是來送死不成？不要忙，待俺送你上西天去罷！」何必正剛想傳令退後，只見四處香煙毒霧攻來，對面不見人物。知道中計，便顧不得人馬，自己想借五行遁去，不料煙霧是不在五行之內，脫身不得，只得駕霧而逃。恰遇雪山祖師在山頂上看見，用手一指，那何必正即時跌下，可憐一位有道之士，竟喪於煙霧之中，他手下的將士更不用說了。那明月子向左路進去，剛走得一半，忽然兩邊山上山水大發，直衝下來，兵丁都叫苦起來，話聲未了，這水已長到數丈之高。明月子站在水面一看，手下兵丁都被淹死，只得借水遁逃回。那清風子向右路進發，一路地形險惡，況兩面都是樹木，心想：此地若用火攻，我命休矣！這話未了，忽見周圍火起，頃刻燎原，那些兵丁都已焦頭爛額，盡行燒死，他只得借火遁逃回。

當下大將軍與岳公、雲穀子等，看見前面煙色火光，正在大家驚異，只見清風子、明月子俱已狼狽回來，訴說遇水遇火之事。雲穀子道：「何必正此時不見回來，看來是不好了，但何必正是有道之士，何以也受不住？」清風、明月道：「他的水火與平常水火不同，凡火之發，水之來，皆是逐漸而來的，獨他的水火是一發就大的，所以利害。但中間一路未知是用何法術？」雲穀子道：「我們在後，只看見中路是煙，右路是火，左路是水，所以我們看不見中間。既然是煙，便是五行以外的，雖有法術，也不能借遁，看來何必正一定休矣！」說罷哭道：「徒弟三人已傷其二，只剩岳將軍一人，豈不哀哉！」又道：「金川那邊竟未知聘到何人，有此大法術。」明月子道：「聞得賽梨花有個師父，名叫雪山老祖，是掌回回教的祖師，看來定是他了。」雲穀子道：「水火無情，尚能設法，那香煙毒霧，卻難於擺佈了。如今計將安出？」岳公道：「我們勞師遠入，利在速戰，若死守此地，也非久計。況自出關以來，到准葛爾部十萬人馬，已少了三分，今日又少了三分，目下只得五萬人馬，恐將來不敷調遣，愚竟想進關，多調數萬人馬來，再作道理。」雲穀子道：「你說起進關，我倒想著一件事，我師兄癩頭和尚，屢說將來若有患難，他來幫助，何如今去請他一請。如若他肯來，必有妙計。」大將軍道：「正合我意，事不宜遲，就煩清風子走一遭罷。」清風子領命，剛要動身，忽轅門官報導：「外面有個和尚要見，自稱癩頭和尚。」眾人聽見大喜，出去迎接，進來坐下。癩頭和尚道：「因我遲到一日，便無辜喪了二萬人馬，可憐，可憐。」

眾人見他先知，都各驚異，便求師父報仇。癩頭和尚道：「他們現有雪山祖師，法術不在你我之下，卻在你我之上，我若早來，斷不放兵丁過去，使遭此難。他的水、火、煙三項，不比尋常，就是仙佛家也要留意。」雲穀子便將何必正殉難一事，訴說一遍，且說：「目下剛想進關徵調人馬，兼請師兄，不料師兄竟有先知之明，不待請而自來，實為感佩。」癩頭和尚道：「此處人馬委實不敷，況有許多福將都在關內，未曾調來，總要多調數十員將官，數萬人馬，方能濟事。」大將軍道：「關內誰是福將？」癩頭和尚道：「日後自知，此時如何可以洩漏？」大將軍即刻發下令箭，向關內調取兵將，只因癩頭和尚已來，便留住清風子，另遣將官去了。

癩頭和尚遍看各營，見佈置嚴密，頗加稱許。來到後營，見了昇天球，便問這球如何用法？南國泰將用的法子說了一遍，癩頭和尚道：「先生原來如此靈敏，佩服，佩服。但既會做昇天球，可會造地行船麼？」國泰道：「未曾造過，求師父指教。」癩頭和尚道：「目下金川以煙、水、火三項塞路，連昇天球也是無用，鄙意擬造地行車，由地下過去，使他無人知覺，連煙、水、火也無所施其巧，如此方為上策。此船樣式宛如穿山甲一樣，頭尖、身闊、尾小，中間裝機器，以便運動。每車可坐百人，每時辰可走百里，先在本營掘一大穴，須深十丈，將車放在穴內，運動機器，便能在土內進去，如在地上行動一樣。若要出土，將車尖往上一扳，便能到地面上了。此地離金川營後面大約六七十里，現在營內兵丁五萬人，若裝五百輛車於夜間度過去，只消一個時辰，便可盡數過去了，穩而且快，又不傷人，俟關內新兵丁到後，兩面夾攻。葛爾丹雖有沖天之能，亦要就擒的了，諸位以為何如？」眾人均稱妙不已。

南國泰便連夜趕造，不上十日，已將五百輛地行車都預備好了。到了晚間，清營內悄悄的拆營拔隊，都坐在地行車內，度過金川營，在青海後面地名巴勃的地方出了土，果然安穩異常，共驚神異。癩頭和尚道：「我們現雖過險，卻不要進兵，就在此處扎住，以待新兵到來。葛爾丹若退去，我們合兵同追，他若不退，使用新來的兵牽制他。我們鼓行而西，直搗金川，他便死守此處，也是無用。」大將軍道：「正合我意，師父吩咐甚是。」

按下清營這邊，再表葛爾丹自那日殺死清兵兩萬，又傷了何必正，他滿心歡喜，以為大功可成。這雪山老祖又叫他深溝高壘，不必與戰。清兵既不能進，定要退去，待他退時再行追殺。計議已定，坐待成功。忽一日清早，探子報導：「前面清兵都不見了，卻移營紮在我們寨後巴勃地方。」葛爾丹聽了大驚，忙告知雪山老祖，也驚駭起來，一同出營來看，果然巴勃那邊旌旗遍野，營壘鮮明。心內想道：我這水、火、煙的法術是萬不能過去的，何以官兵竟能過去？忽然想道：是了，他一定設法在地底下過去，但也不能如此之快，真是令人費解。便與葛爾丹商議道：「元帥，此地料守不住了，他若向中國調兵來，內外夾攻，我就腹背受敵了。如今莫若撤營退往雪山，待我再擺一利害的陣圖攔住他，使他不能前進。至今日退兵，亦須仔細，也要我自己斷後，方可無虞。」葛爾丹從言，即刻退兵。清營那邊看見金川兵移動，便想去殺。雲穀子道：「不可，他退兵如此從容，一定有備，若擊他，定然中計。」大將軍便傳令不准出營，任金川兵在官兵營前走過，也置之不理。金川兵退完之後，大將軍道：「目下暫在此處休息數天，等關內新兵到後，再行前進罷。」眾人稱是。

且說葛爾丹遇兵後，一直來到雪山，這雪山便是天山，為亞細亞洲最大最高的山，這山的雪，週年不融，所以有雪山之名。又因此山高與天齊，又叫做天山。雪山老祖是在此地修煉的，恰好往金川的去路，是一定要由此處的。老祖便擇了一處險要之地，名曰關鍵關，關外兩面都是高山，當中一條大路，約數十丈闊。老祖叫人馬皆紮在半山，卻在平地上排一冰結陣，不論仙凡，一進此陣，都被冰結住。且此冰結陣是無形之冰，看是看不見的，一進去便要結住，所以利害。老祖擺下這陣，對葛爾丹道：「這冰結陣，比從前水、火、霧更加利害，自己兵丁也不能進去，我今交與你靈符五千張，如有人進陣時，須將符懷在身畔，便可無事。」葛爾丹甚喜。正是：

水火剛才離險陌，又教冰結陷仙凡。

此陣如何利害，且聽下回分解。